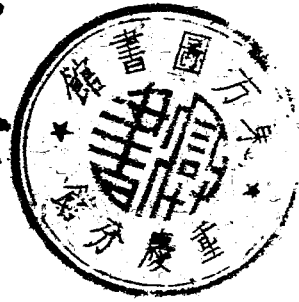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季義書

懷士集  
一上

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渝 版 文 季 叢 書 之 六

懷 土 集

文 一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# 目次

|      |    |
|------|----|
| 春    | 一  |
| 小紫花  | 三  |
| 獨行   | 五  |
| 燭    | 八  |
| 手指   | 一〇 |
| 默想   | 一三 |
| 傷往   | 一六 |
| 山    | 一八 |
| 鼓    | 二二 |
| 城與牧者 | 二四 |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晴曉鷄  | 二七  |
| 賽臺   | 二九  |
| 殘夢   | 三六  |
| 星    | 三五  |
| 小樓   | 三九  |
| 梅花之獄 | 四四〇 |
| 古樹   | 四八  |
| 金子   | 五三  |
| 電    | 五五  |
| 雷    | 五八  |
| 雨    | 六一  |
| 爪園   | 六四  |
| 祖母   | 六六  |

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雪·····     | 七二 |
| 地之子·····   | 七六 |
| 雪之歌·····   | 七九 |
| 兩鬼的屋子····· | 八二 |
| 江之豚·····   | 八七 |
| 傷者·····    | 九一 |
| 野狗·····    | 九三 |
| 後記·····    | 九五 |



## 春

孩子，還記得我們一同唸着「秋天裏的春天」的時候麼？我們是懷着兩顆多麼期望的心，把那本書攤開在我們膝頭，唸着那些充滿希望的語句，而又終於流下了歡喜的淚滴。

設想我們現在是睡在冬天的草原，仍然唸着那樣的句子，我們會如何地作出祈禱，又如何地作出祝福？

風之翼會鼓動着，來育天上。春的消息也該已歇在那兩扇翅膀上面了。  
黑。

春是復活大地的使者。草原做了春風的家。

春的日子來到了，愛情的日子也就隨着成長。

春給我們幸福和鼓舞，愉快和安慰。

我們受着春天的愛撫，我們是有福的。當大地在春天復活的時候，大地  
的兒女便都在春的庇蔭下蘇醒了。

有了美麗的春天，才有美麗的生命呢。

草芽呵，你在春風中點頭了罷。蝌蚪呵，你也在感謝春賜給你的生長  
麼？

風之翼在鼓動着了。我在風之翼的鼓動中，聽出了春天的腳步。

孩子，巴南約席先生的話是說得不錯的。

三十年十二月。

## 小紫花

我是這麼偶然地看到了一小塊花園，我看，這花園裏有一種花是爲了給人快活才開滿在草叢之中的。

這是一種小小的紫色的花。

我望着他們，他們都向我欣悅的張開了嘴。

但我不知道這生長小紫花的園子是誰家的園子。

我在園中小徑上徘徊着，我呼吸着園子裏的新鮮的氣息；從距離小徑不遠的地方，傳來一種美麗的唱聖詩的聲音。

那一定是從一個純樸的女孩子口中發出來的。我想，她會是一個可愛的虔敬的姑娘，她也許正在爲誰祝福。

誰會得到她的祝福呢，在這樣新鮮的早晨，在露珠還是圓圓的閃着光采的時候，他便在爲誰祝福着。

鳥在叫了，那調子是多麼和悅！

我在想着我是來到了誰家的園子，——誰家的園子裏有這麼多的小紫花呢，這些小紫花沒有香味，沒有奪人的顏色，但他們開放時，却欣悅地張着小嘴，露着素淡的樣子，開滿了一整個花園；他們生長在草叢之中，並不與別的花去爭妍，然而他們一朵朵的開在野草中，每一朵都叫人快活。

無論我在這園中小徑上站多久，我決不會有摘下這些小紫花的意思，而這些小紫花，也決不是爲了給人呈獻或贈與才開得這麼叫人快活的。

## 獨行

巷子裏，巡夜人的一小盞紅燈亮過以後，黑暗便整個地把巷子佔據了。

望着那一星搖拽的燈火隱隱消逝，脚步就自然地踉蹌起來；踉蹌着，像一個老年人，我在這巷子裏踽踽地行走：我彷彿要在這巷子裏探尋什麼人家，而我找到的却是一片夜色，一片深沉的夜色；夜吞沒了一切。我在夜巷中摸索着，我想摸到那是我熟識的屋簷下去站一會也不可能了。

巡夜人會醒回來麼？

夜深了，在深夜的小巷中摸索着，我辨認不出夜的世界。

這小巷怎麼沒有一點慘綠的燐光呀，我是多麼需要它照亮那間小屋呵。我彷徨在這死一般的夜巷裏，我不想在那扇門上去叩擊。

我感到悶塞，我想呼喊：我要從心裏叫出她的名字。

我真得嘆一嘆呀，這小巷太靜了；我不能老這樣踽踽地獨行在這小巷裏，我希望我變成一個盲者，我想摸到我要去的地方。

巡夜人還會搖拽着紅紅的燈火盞回來的吧。

我希望着。我希望着一盞紅燈引我從這小巷裏走出去。

忽然，我覺着了寒冷和恐怖。我眼前閃過了兩個朋友的影子。我看見了他們，他們都是像柴薪似的投擲在可以燒燃他們生命的地方去了……。

是在那塊地方，他們燃點着生命的火燄，照亮着黑暗的巷子，或者，他們是走進了別的房屋，在屋子裏圍聚着夜話……

如今，祇有她，還住在小巷裏面，她沒有跟朋友們走，她跟我也不再做朋友。我辨不出哪間屋子是她的住屋，即使認了出來，我也羞于去作一個莽闖的叩門者。

我蹣跚地廻行着，我在這小巷裏走來走去。

蹣跚地廻行在這小巷裏的人，是有陰沉的性格和苦痛的回憶的。

## 燭

像一個孩子愛在夏夜撲捉螢火，我愛在黑暗中燃起一室白燭。我讓燭光把暗室映滿。我想，室內既映滿了燭光，心中也將映滿純潔。一隻，兩隻，三隻，無數隻白燭放射出美麗的光燄。台上，几上，如同植了無數銀樹。滿室白燭已使我變得這麼寧靜而舒貼。我彷彿得着了一個人給與的愛撫和安慰。

我不信在白燭之前還會有寒冷與寂寞。在白燭的光耀中，我得着的是平和與溫暖。我彷彿要為誰祈禱：為深巷中一條汪汪吠叫的野狗。為夜街上一個吊兒郎當地胡逛的流氓。為靜夜裏敲着一面更鑼緩緩走過街巷的更夫。在白燭的幸福的光影裏，我祝福他們每一個人，甚至那條不安的野犬。

白燭叫我變得這麼虔誠，純潔，白燭給與人以如此崇高的情操。

我癡癡地凝視燭蕊，我幻想人的心如同純白的基督。

我在狗吠中默禱。我在燭光中所求。我在更鐘中說着祝語。我彷彿聽見  
丁誰在輕輕地唸我的名字。那是一個姐姐，還是一個弟弟？

「弟弟，是我，你的姐姐。」

「哥哥，是我，你的弟弟。」

但我又分明聽見媽的聲音：

「你怎麼也不剪剪暈圓的燭花呵，孩子。」

三十一年一月。

## 手指

破曉以前，我經過這小山上的一間新蓋的泥屋時，我聽見一隻鋼琴曲子從泥屋內發出來，我便停止了腳步。

這泥屋是一個音樂學校的鋼琴室。

室內，有一個女孩，在鍵盤上按着她的手指。沒有燈，祇有兩支土燭在燃燒着；沒有燭台，土燭祇好放在鋼琴架上；樂譜攤開在她的面前，她在土燭的光亮中有點感覺困難地認識着每個音符。但她臉上有那麼光輝！她是那麼專注而又神往！

她在彈奏着……

她像祈禱上帝一般虔心，像默唸聖經一般深摯，像唱聖詩一般柔和，她

在鋼琴上活動她的手指；

那琴音叫人好快樂呀，叫人感覺眼前一下子就變得格外光明，格外美麗了起來，叫人想好好地活下去，好好地做些幫助人的事；

音樂，呵，音樂，你給人以生的力！

兩支土燭發出了兩團美麗的火花，照耀着這黎明以前的鋼琴室。

她正在鋼琴室的燭光下彈奏着……

我聽得想要發笑；我要微微地笑一陣……

但我忽然又想哭了。——誰都會有幸福得驀然流淚的時刻呀，而我便正在意味着這種幸福。

呵，多少曲子，激盪着我們，像熱情的風暴，像洶湧的洪濤，像春天的雷聲，像夏日的大雨，多少曲子，撫慰着我們，像母親一樣輕輕地拍着我們入睡；多少曲子，又像一條小小的溪流，流過我們的心……

她，這小女孩正在彈奏着；

晨安，我的女皇后，在黎明行將到來時，我祝福你按在鍵盤上的手指；  
趁着太陽沒有熄滅，好好地彈一支；

我已為你道過晨安了，小姑娘，

我熱衷地祝福你的手指。

## 默想

我默默地坐在劇場裏，我讓音樂帶我到一種忘我的境界。

我傾聽着一支曲子，我完全沉醉在那支曲子裏面。

誰的曲子這麼叫人快活？是誰？誰會寫得出這樣的曲子？……

莫扎爾特！

這是他的曲子：我聽得出。祇有他的曲子，才這麼使人滿懷着喜悅和幸福；

願；

我傾聽着，我的感情隨着音程在變換；

我傾聽着，我覺得在這支曲子裏就有我的幻夢和悲哀；我不是常常要受着惆悵的包圍，常常會無端地煩惱？這正是我年少時的夢，如今又顯現了出

來；音樂喚回了我的青春，音樂喚回了我的記憶；

我希望我認識以及我還未認識的人們，中年的，老年的，都在音樂中變年青起來。

——而樂器向我唱着，那正是一個年青的心靈的傾訴；

這又是誰的曲子，這麼惹起我的哀思？

我憶起了一些朋友，我憶起朋友們大量給與我的溫情；我想着我愛的女友，我喚着她的名字；

我傾聽着，我忽然想要哭泣……

我用手擦了眼淚。我想着老年的歌德因為聽了悲多汶的音樂而流淚的事

那時，歌德有七十多歲，正是他愛着一個女郎的時候；

人在戀愛時是易于傷懷也易于流淚的；

音樂更是激發感情的一種東西……

在音樂中，年少的夢復活了；

人會在音樂中覺着快活，幸福，甚至流淚慟哭；

然而，這一切，這一切是多麼優美；這是一種多麼優美的情操！

我默想着，漸漸地淪入深思……

## 傷往

我害怕我們會偶然遇合，然而，在這春天的小城裏，我們還是闖見了。

我慌窘着，我想攢進熙攘的人羣中去，我要向你做着逃避；但街上又沒有什麼多的行人，叫我躲到哪兒去呢？

而你，你却不經意地挽着一個男人的手，面對着一扇鐘錶店的櫥窗，你微微抬起另一支手，指給那個男人，要他，看櫥窗裏陳列的手錶。

懸掛着小紅手提包的年輕不也是和我握過的手麼？

然而，如今，當這隻手微微地抬起來的時候，給與我的却是輕蔑，——厲害的輕蔑。

這是春天，你穿着薄薄而淡綠的衫子，披着小小的紅豔的坎肩，你不是

我認識的那個少女，而是一個年青的，美麗的少婦。

這是春天。以往，有多少個春天，我們是聚在一起，說着我們要過的天藍的生活，說着我們共同幻想的日子；在那些春天裏，你不都是穿着那件藍色的布衫，不也如同春天般美麗。是在那一個寒冷的春天，你做了我們的朋友，我們大家都快樂地喊作做妃格念爾；在我們的故鄉，在火炬遊行的行列之中，一朵火花映着你臉上的兩朵紅暈；在解凍的村子裏面，在雪花消融的階梯上頭，我們大伙兒下鄉宣傳；那時，你混在農婦之中，穿着藍布衫子，你樸實得像一個村姑。你向她們解釋抗戰，使她們都有所憬悟。這一切，這過往的一切，像一條雨後的彩虹，繫着我的靈魂。

迎着你對我做出的輕蔑的樣子，我憂傷於每一段往事。

也憂傷這春天的消逝麼？

消逝的，不會是春天，而是如同春天般的你的影子。

三十一年夏。

## 山

誰說過山呆然若愚的有仁者之風，我真愛這個比興。因為我登臨過的山正是這樣的山：既渾樸，而又很渾厚；雖笨拙，却也還算瑰麗；看去確乎呆然若愚，其實愚得十分可愛，是有仁者之風的。說到山，我自己也有幾分呆氣了，你看該死不該死？你哂笑了罷，我祇不過是愛山愛得熾熱。

我對於山有情感，應當感謝那位生着短短數根黃鬚的私塾先生。他在我書攤子戴項圈的年歲，便告訴我「登泰山而小天下」的名句。我不很懂先生的「勵志哲學」，但我從那時起却志在於山了。

我有了對於山的幻想。

幻想會織成無數好笑的夢境；最後一次記得是夢登五嶽。我覺得登山一

呼，萬山四應，非常有趣。我認不出哪座山是泰山，我祇曉得那準是先生纔養黃鬚連說的山。我正想看清楚那些山的形狀，却被一隻巨手推下山來，把我摔得頭昏眼花。這是哪來的巨手，推我到這千仞的深壑？我嚇墜了，我做了一個噩夢。

幻想在山之巔，看滿山巉岩倒懸，頭上有鷹隼無言地作出盤旋，孤獨地攤開了翅膀又攤開了翅膀；一息輕和的山風吹過，如指落鍵盤。終於鷹落巖石，恰好晚霞燒紅了半個天空。

這該是一幅畫，但這不是我喜愛的山景。我嫌它不夠渾厚，淳樸，倒是覺得笨拙一點的山，更惹人熱愛。不要笑我傻，也不要笑我愛的山呆氣；你未必不承認「愚公移山」是一個好故事？

我常說江南人的熱情不及北方人的實在。你一定會問我要證據。那麼，我便以山證之。設想一山如筆架，自然不難引起人賞翫的興緻，但這樣的山

寧我卻是不愛的。縱使山黛很美，山上不少好看的樹木，山的命名非常典雅，我仍固執。我才不喜歡一峯獨秀，一崖又名捨身；我以為這些山都沒有生機，假得很，正如我要說江南人的熱情不及北方人的實在。而北方的山呢，迤邐千里，渾厚，淳樸，如北方人的性格；壯大，魁偉，如北方人的個子，笨拙，可愛，則如北方人的臉面；呆然若愚的有仁者之風。遠在漠漠平林，就可以看見那成座的山岳。胸襟不寬的人看見那樣的山會豁然開朗，你看這樣的山多有氣魄！

笑我作了驚人之語嗎；我真是如憶母親似的懷想起北方的山來了。說給你聽呵，羣山起伏如海濤，有千軍萬馬越山而過，看不見多啼的鷗鴎，也找不出一隻悲哀的杜鵑，祇有風沙漫漫。是出奇的山叫人愛呢，還是渾厚淳樸難我寫出的山叫人愛呢？

儘管削壁會被譽為險陡，斷崖會被命名捨身，以至於一峯獨秀，一山如

煙，我都是不愛的。

勢 我願上北<sub>方</sub>，登臨那些名子並不典雅的山，在山風中作出歌唱。而這時窗外北風陡起，恍惚間，眼前現出了一片渾厚的山勢。我恨這兒給我白添皺縮的歲月，遂如懷母親似的懷想起北方的山來了。

三十一年一月。

## 鼓

我怕聽這像是跟着歲暮而來的鼓聲。然而，我又分明聽見那面小鼓搖進了我們這條街市。鼓聲響着，我遂有小小的憎厭。

其實，那小鼓倒是惹人喜愛的。有多少孩子和母親都愛那面小鼓。別說那貨郎是一個老實人，樣子也顯得怪笨的，但他會搖鼓。他搖得孩子撒嬌，嬌嬌心軟，他比誰都了解母子的心。

聽呵，貨郎舉起那面小鼓，咚咚地搖了起來；把一個黃木箱子，揩過了幾家屋門。

聽呵，那面小鼓還在響；他搖得咚咚地響了起來，咚地，打動了母親們的心。

一聲聲止後，我看見一個老婦人站在貨郎面前，也不曉得是哪個孩子的母親。

我伏在窗口，望着那張微紫的臉，幾幾乎失聲叫出：媽，媽，您是不是要給我打扮一個燦爛的新年？

懷着一顆虔敬的心，我遠懷千里外的一個慈祥的影子，千里外的一張堆滿愛撫的臉面。我不也有一個母親？

母親在千里外默念兒子。兒子也在千里外默念母親。

正兀自想着，貨郎已揹起了黃木箱子。他背負着西斜的日影搖鼓而去。鼓在貨郎手裏搖得響了起來，咚，咚，咚……咚地，搖撼着我的心。我伏在窗口，呆看每家屋門糊上了紅紅的春聯，空氣中流動着硝磺的香味，我才曉得這已是除夕。

三十年除夕

## 城與牧者

我時常在城外沙灘上散步，也時常到城外草原上踴躍，祇要走出那灰色  
的城圍，我便接觸了這大野——油綠的，廣闊的大野。

我凝視遠山，凝視那與遠山銜接的雲天。我呼吸大野的氣息，哼着一兩  
個我喜歡的歌曲。我如同那座傲視一切的城樓樣屹立在大野裏，我腦子裏有  
一個巨人的影子。

當我在沙灘上散步的時候，我看見幾個泗水的人，在沙原上俾臥着，我  
看見了他們黝黑的皮膚，我看見了他們身上如同鏽蝕似的戰起的筋肉。

我讚嘆着。希望從我心上湧出來。

在北方，不是常常可以看見這樣結實的軀體麼？

這城垣，就像這些人的軀體一樣雄偉。

北方，是多麼令我們神往！

沙灘上，馬棚中的那個牧馬人也是叫我神往的。想着，他是怎樣地在黃昏中廝守着馬羣，我便不由地要欽敬那長滿黑鬚的老者；他陪伴沙原上的每一匹馬兒，就像陪伴他的最好的朋友。我見過他在黃昏中廝守馬羣的樣子，他喜歡在馬棚中抽燃一袋煙，讓煙火在黃昏中燃燒，讓煙火在黃昏中一閃一亮……

你，牧馬的人，是你告訴我如何愛這城垣的。

你，牧羊的少年，當我在城外草原上看見你領着羊羣，在草原上踢起長鞭的時候，我聽着長鞭發出脆響，我對這城垣就更其愛戀了。

牧羊人，你曉得我爲羊鈴沈醉過嗎？

這草原，要沒有那些羊子，就祇有這寂寞的一片青色。這青色的草原，

不就顯得單調無比了麼？

極城外沙灘上，在城外草原上，我眺望城垣，眺望羊羣，馬羣和牧者，  
幾條在眺望着一兩個才從征塵中歸來的朋友。

歸來的人，該有新鮮的奶酪飲下罷？

明天，有人從這兒騎馬去否？

三十一年夏

啼曉鷄

誰家的鷄在叫了，紙窗上仍不見有一點曙色。我期待着更鑼的敲擊。我期待着更鑼告訴我破曉的時刻。我不曉得這野店週圍有些什麼人家，有那些人家飼養鷄子，我嫌這鷄過早地發出了對於旅人的催促。我，一個在烽火中來往的人，是不會受夢的欺騙的。我將在更鑼的敲擊中起來，去依晨星的指示，趕過一段不好走的路，一叢渾厚的山。

鷄又在叫。我不曉得伊叫亮了。夜天沒有。窗紙仍然深黑，這還不像是黎明降臨的時候。蕭條在窗前，等候着行將渲染紙窗的曙色。

鷄不斷地叫着。聽見那高亢的聲音，我真想拔劍起舞了。鷄鼓舞夜店的每個旗人，鷄鼓舞我，催我在曙前走出夜店。

曙前，祇有淡淡的黑暗。這黑暗就要消逝的，還是趁曙前走罷。在銀笛一般的鷄聲中，我揹起一捲行李，握着一根白楊，邁上昏昏的山路。

鷄還在我後面啼曉。我也許是曉天下的第一個路人。

三十一年三月。

## 囊螢

我愛螢火，我愛那個囊螢夜讀的故事。

螢，小小的，閃亮的螢，因為你耀着我的窗子，我才有了囊以照讀的感興。

螢，知否？多少人在黑夜裏面，借着你發出的美麗的微光，才趕完一段坎坷的旅程；在這些人心中，你如同一顆星，你被他們看做是光輝的星座。

螢，你小小的螢呀，你發出小小的光亮，永遠燭照着這些人的旅途，永遠爲他們滲透旅途的黑暗罷。

小小的閃亮的螢，多少孩子撲捉你，要你去陪伴他們睡眠；給那些小小轉心，小小的靈魂以溫暖的情意。螢，小小的螢，去陪伴這些孩子罷，讓他

伸挨着你，做着美麗的光與熱的夢。

在廣闊的竹院裏面，我不是常常撲捉你麼？我輕輕地撲過你閃亮的地方，而你卻輕輕地從那地方飛遠了。

螢，小小的螢，當你亮過草徑和池塘的時候，在你們的照耀中，這夏夜便顯得更其燦爛了。

小小的螢，發出小小的光亮。

有多少人珍貴這黑暗中的一粒光，便有多少人珍貴這夏夜中的一粒螢火  
●  
寒冷中的一星火燄，會給與人一股溫暖。

而夏夜中的一粒螢火，給與我們的却是光與熱；這光熱令我們感激，令我們愛戀。

我要撲捉螢火，裝在火柴匣裏，不是囊以照讀，而是囊以溫暖我這願奮

懷故鄉的心。

然而，小小的螢，我上哪兒去撲捉你們呢？這兒不是故鄉，祇是一個關市；我看不見螢火發出的小小的光亮，我祇有眷眷的心，——眷眷的心。

## 殘夢

在夢中，你的影子又出現了。你仍然穿着那件藍色的布衫，那正是我所喜愛的一件。你該記得，我曾經候氣的把那件衫子比似了我們頭上的藍天的。當時所求着我終日幻想的天藍的生活的時候，我真是虔誠，真是太虔誠了，而你，却被我惹得微微地發笑。

如今，這都已顯得那樣遙遠，彷彿是一個遙遠而又不被人記憶的夢境。然而，在夢中，我還在作着失望的尋求，我希望着夢能給我一個救贖。

但是你在夢中出現，很快地又在夢中消逝。僅僅留給我一身藍色的衣着的印象，便如同夢一般的走了開去。

你幾次在夢中出現，幾次都顯然地讓我覺得陌生；你在夢中向我走來，

又在夢中向着一個遙遠的國土走去。你留給我一瞥要我的眼光，讓我淪入苦痛的深思。

在熱情的集會之中，在燃燒的行列裏面，甚至在我們重逢的小樓的一角，你都是穿着那件藍色的布衫；我記得，就在這兒的月下，你還激動地抓緊了我的手，問我你有沒有改變？五年前，你穿着同樣的衣服，在我家裏吃着我媽媽給你預備的牛肉，盛牛肉的磁碗邊爬着揮不走的蒼蠅，你還是一口一口地吃下去；這一切感動過我的疇昔的記憶，使我流下了無數的眼淚。

天藍的生活，是我們幻想要過的，如今，我祇能在夢中去作着悲哀地尋找。我尋找着一個失去的夢，一個美麗的靈魂的幻影。我不再能同你去向着星星訴說，聽着流泉的低哀的調子；我不能再同你去到那我們常常去頑兒的原野，偷偷地摘一串蒼長的狗尾草，輕輕地搔着你的項頸，讓你氣得像朵盛開的喇叭。我再聽不見你的歌唱，我再看不見你的鮮紅的臉面；我負着深深

的悵悵，我的悵悵是這樣深。

在殘夢中，你祇留給我一瞥要我了解的眼光；這眼光我真是了解的。

鳴，這惆悵的春之夜，這折磨我心的夢境，我上哪兒去摘一朵小藍花，向你作出無言的呈獻呢？

而你，却如同日特露德一樣睜開了眼睛，頻頻向我探視，使我怎樣也止不住我的戰慄。

不要望我罷，我不是雅各；也不要給我那樣的眼光罷，「我哭過了！」

三十一年一月。

## 星

雖然是在這樣黯黑的夜晚，然而，有了星，我却覺得光明。星星爲我燃點着小小的燈火，我如同在聖潔的主的座前看見了一些白色的燭炬樣感動。我有無限的言語要爲自己也爲別人訴說，但在星星的照耀中，我說不出什麼。祇要看見她們，看見那些星子，我便有祝福，便有虔默的想要祈禱的意思。●我想起了許多一同在星星下面交換過熱情的友誼的朋友，此刻，我就想爲他們祈禱。我記得在星夜，我們常常是兩個人在一起，坐在那段靜靜的林蔭道上，或者是坐在那株高大的梧桐樹下；我們緘默地坐着，許久都不說一句話。坐在星星下面，還有什麼話說呢？在星之閃耀下，我們彼此都淪入孤獨的深思。——深思着別的朋友，深思着別的故事。

，當我孤獨的作出深思的時候，我覺得有好多些影子湧於腦際；幸福的或者不幸的，然而，對於星，他們都做出了感激的樣子。有多少人都是如此愛撫這照耀我們的星星而又受到星星的熱愛。呵，星星，美麗的星星，純潔的星星，你聽見了那老音樂家倫蒙的喃喃語沒有？他是多麼快樂地想要捉住你給與他的優美的旋律！他在鋼琴上試着彈奏，他感動地發出喃喃語，他看見了如今我們也已看見的光輝的聖潔的星座，星星，閃爍的星星，柔媚的星星，克利斯朵夫和他的女友，曾約着在兩個不同的地，去看你們，約着去看一顆約好了要看的星，熱摯地在兩地互相寄語，你給與他們以如此優美的情操，讓他們在你面前發着友愛的誓言。我想，不僅祇倫蒙和克利斯朵夫，所有的人，都會愛過星星的撫愛，都會在星光下說着悲哀與歡喜，都會在星光下吐露過自己的胸懷。甚至一個閑蕩的流氓，在星光中也會變得虔敬的。

我們，我們有多少對於星星的感激？我們有多少在星星下面談過的事，

在星星的照耀中又會一一地記起來？呵，我的仁慈的老友，你就是像一顆星一樣的照着我的一生；還有你，我的親愛的姐姐，你就得到過我們那些朋友的讚美，他們熱誠地給與你以星一般光輝的名字；再就是你，你在敵人炸彈下死去才三年的我的兄弟，我永遠不能忘懷我們在故鄉的江邊和公園的星夜中的友情。那時你給與我的愛，真是如同星一般溫暖。我在星星的照耀中懷念這些朋友，我看見天上聖潔的星，我便有祝福，便起了虔敬的情緒。

這又是一個星夜。我坐在窗前，我彷彿有許多話要說。我感覺有許多話從記憶裏湧出來，爲自己也爲別人，我必須向照耀窗前的星星傾訴。爲那些在這樣夜深都還找不到一個歸宿的陌生的路人，爲我的亡友和姐姐，爲我認識的每一個朋友，我傾訴着，星星，純潔的星星，請聽我的祝語，我的禱告，和我的祈求。

在黑夜，我會看見一些明亮的星子。而有一次在百夜，我也看見了一顆

明亮的星子。這顆星將永遠在我的記憶中閃亮着，那些朋友，活着的和死去的，在我的記憶中都有一顆星的座位。

夜是這樣深了，我仍然坐在窗前。我一看見那些照耀於我窗前的星，我便有祝福，便有虔敬地想要祈禱的意思。

我發出了一些喃語。喃喃地說給自己聽，也說給星星聽。

最後，我仍淪入孤獨的深思。

三十二年六月

## 小樓

坐在那小樓的一角，我們述說着而且作出沉思。要是在夜晚，這小樓便更加靜寂了；在靜寂中，我每每指着小樓的那扇窗戶，讓你設想在這樓窗出現的人，他在短短的生命過程中已經有哪些不幸；假如誰把這不幸的人寫出來，我想你會哭着讀給你自己或者讀給我聽的。你對我將有同情和撫慰，而我，我有無言的感激，深深的感激。

我能不感激麼？

除了你，還有誰來這小樓和我傾談呢？小樓是如此髒黑，狹隘，缺少着光明和溫暖；而且，小樓的每個角落，都充滿了煤煙和灰塵；雖然也有一個小小的窗戶，然而，沒有陽光，我得不到一點暖熱。在這樓房裏吐一口痰，

都有發散出一股腥臭的惡味。這彷彿是工人綏惠略失住的房子。

沉悶，這樓房是如此沉悶。小小的樓窗，用着密密的窗格，拒絕每一股可以吹進房內的微風。

然而，却常常來這一樓，以你的溫帶暖熱了我，使這樓房充滿你的談笑，我的喜悅。

朋友的溫情，真像熊熊的爐火。這友情的火燄燃燒着我們，有時比爐火還發熱可親。

而這小樓祇要有你到來，便整個地充滿暖熱了。我如同在黑夜中看見了一個火把，我因為有了一個大量地給與我溫情的朋友而覺着快慰。

我忍着苦痛與磨折，你是了解的；你了解我是在怎樣可怖的命運中散了義性。新生的一代，也會掙不斷舊的桎梏，不能從舊的牢籠中逃出來，這，這難說是我一個人的苦厄麼？——在這小樓，我告訴你我的貧困的

童年時，痛苦無休以徒取煩惱，有愛也有希望，希望的日子，我告訴你我現在這國會有這樣陰沉的性情，聽着，你給我那麼多的撫慰，你替我的命運做了一個解釋。我想要，但文怕你看見我的眼睛濕潤，而向我發出溫和的，輕微的責備……

在撫慰中，唔，我怎麼不想起那個音樂家的女友？

我想，文，那個音樂家的女友的崇高的情操，和爲那音樂家所有的無限幸福。想

着，我低低地說……

聽着，你偶爾微笑的樣子，我望着你，望着你慢慢地把頭低下去。你是覺着了一些懶惰，抑或覺着了一點友情的慰安？

呵，我們愛一個崇高的靈魂，是多麼希望着與那靈魂接近！

我們與那崇高的靈魂接近了，有？也有那樣的友誼不？

我意味着。……

慢慢地，你抬起頭來，你一把抓住我的手。

我聽見你在低沉地唸着：

「葛萊齊亞，葛萊齊亞……」

我和你，都是如此傾慕於葛萊齊亞，如此嚮往於克利斯朵夫和葛萊齊亞

## 一生的交誼。

友情，聖潔的，崇高的友情，是這樣深的叫我們受着感動。

葛萊齊亞，一個崇高的女人……

你，你真像葛萊齊亞……

當我坐在小樓，希望我的苦厄得到一個解脫時，你却爲我記念那有同樣苦厄的人，勸我爲了你而留給她一點快樂……

我無語，我在這小小的樓房裏沉思着。

我們幻想的坐在小樓的一角。

小樓，你充滿幸福的友情的小樓呵。

三十一年六月。

## 梅花之獻

對着我才養在瓶中的幾株白色的梅花，我長久地想着你，我的可憐的姐姐；我想起了你的纖長的手，蒼白的臉面；在我的想像中，你出現了，我看見了你手上的青色的筋絡；我看見你在微微發笑，你還是笑得那樣寂寞。你用眼睛向我凝視，我看見你眼睛裏仍然停註着濕潤的憂愁。這是往昔的你，我的可憐的姐姐。

我們有五年不曾見面。這五年以來，我說不出你有多少改變。然而，從你握住我的那一隻纖長的手，我看出了你還是像往昔一般柔弱；我不好意思把我的手從你那隻纖長的手中抽回，我覺出了你的手在我的手掌裏輕輕地震動；我不知道那震動是不是出自友情的感激，但是，我却讓你握住了一團友

情的火餓。

人世上，有比友愛更崇高的感情麼，溫暖的，聖潔的友情，有時候是那樣地感動了我們，又叫我們哭泣。如今，我看見你，看見你仍然嬌弱的姿態，我再也止不住我的眼淚。我期望你活得結實，已經期望了五年；當着你回到我的想像中來，給我見到的仍然是那付無力的樣子，又怎麼叫我不哭？你知道我不是一個愛哭的人，你也聽我說過流淚是多麼愚蠢的事，然而，如今，我哭過了，你該會了解我的哭泣。

四年前，我把一本叫做「俄羅斯十女傑」的書送給你，你祇翻了幾頁，就驚異地掉在地下；你說，你惶恐地說那裏面寫的都是些可怕的故事。可怕麼？蘇菲亞或者巴爾亭娜，薇娜或者妃格念爾，她們都是善良的可敬的女性；然而，你，我的可憐的姐姐，你却抖戰着說她們是可怕的女人；在說這句話的時候，你露出了何等蒼白的臉，何等蒼白的手指？

我是多麼失望於我的幻想呵。

在我，一個幻想的破滅，我是受不住的；然而，直到現在，我還是幻想着你能活得結實。我像這樣幻想着，一直到我們離開家鄉的時候。那時，我開始了長征，你也開始了飄泊。但就在我們分離以後，我仍然幻想着你能變得強健，變得粗糙。

可是，如今，你回到我想像中來，却沒有一點改變。在想像之中，我尋找着我希望的一個美麗的靈魂，我希望中的你，應當像一隻矯健的鷹，她已經在外面長成了兩個翅膀。我期待着你在我的面前，現出你的勇猛的飛翔的姿態。

在期待中，收到了你一封短短的來信。我一句句的讀着，禁不住像個孩子一樣跳躍和歡喜。我想，此刻，假如我再把那本你曾經用蒼白的手指抖落在也下的書送給你，你一定會喜愛的接過去罷。你，我的可憐的姐姐，你是

活在多少人獻身的一塊地方呵！你是怎樣地改變過來的呢？你在那塊地方活著，你活得像我希望的那般結實。你唱著你的本來是寂寞的青春，你唱出了多少姊姊的悲哀和歡喜？從舊的小圈子裏跳出來，像一隻矯健的鷹，你唱著我們祖國的苦難；在那些我嚮往的地方，你一定還扮演過在我們家鄉常常可以看見的鄉姐的罷。

對著眼前幾株白色的梅花，長久地想著你，我的可憐的姐姐；我想著愛這樣的梅花的你，我摘下了小小的純白的一朵，我打算今天就為你寄去；白色的梅花是你喜愛的，我在作著遙遠的呈獻；你收到它，你會配在什麼地方呢？當你配在你的藍色的工服上面，或者是放在白色的襯衫口袋中的時候，你的鷹一般矯健的影子，便會迅速地飛翔於我的面前了。

三十一年三月

## 古樹

二十二年四月

我每一回走到那株古樹下面，總會止住我的腳步。我在樹下站着，往往站得很久，長久地倚着那株樹，如同假依着我最好的朋友。

是春之夜，天上有嫵媚的星羣；有風，風很柔和；我不曉得這周圍是不是有着留住我的東西，我祇是捨不得離開這裏往前行走。我想，今夜，總會有一個人懂得我不願意走到別一塊地方去是爲了什麼。想着，我微微感到滿足，如同已經得着一個人的慰安。

我抬頭看星，星在閃動；星在疑惑我對這兒的夜有所依戀。

我停留在古樹下面，我有了一種非常甜美的感覺。我不曉得這感覺是誰給與我的，誰會有這麼大量？誰，誰留住了我的腳步？是微微吹拂的風。是

踏在我腳下的軟軟的野草。是天上的嫵媚的星星。是讓我可以自由歌唱的漠漠的曠野。

但又彷彿不是。

我默默地望着樹，沒有啓動過一下嘴唇。

我仰視天空：今夜的天空是如此高闊！是不是這奇怪而高的天空止住了我的腳步，使我不再走向那片我愛走的草徑的呢？我說過，我不願意再走到別一塊地方去了，即令那地方在另一個夜晚是我愛走的，現在，我也不想再去了。

我向曠野顧盼，曠野沒有行人，遠處疏疏落落地起了一陣犬吠。犬吠聲裏，不曉得會不會有誰用火把或者燈籠耀紅黑夜。我想仰天長嘯了，（我喜歡在閑寂無人的黑夜的曠野中歌唱，）我試着大聲地唱了一句，歌聲在黑夜的曠野中起着回響，如同一尊被敲擊的洪鐘。

我大聲地歌唱着，想用狂歌來擾亂這靜靜的黑夜。在這樣的夜裏，是不是還會有一個人，也有力地唱着他的青春和希望呢？

犬吠顯得更其稀遠。你們，陌生的夜行人，你們的火把和燈籠是去燦紅別一塊地方的黑夜了。

你，在黑夜裏吠着的狗，告訴我，遠處有哪些人家，都是些什麼人的住所；我記得，我那卑微的故居，也是位置在曠野，祇要有人去，便會響起幾聲是我覺着親切的狗吠的。

我在黑夜裏沉思起來。我禁不住要用一股虔誠的情緒，去祝望一兩個晚歸的行人。那有犬吠的地方，想是有着他們的家；時候已經這麼晚，也該回到溫暖的窩裏去了。

漸漸地，犬吠停息；它告訴我，晚歸的行人，都已回到他們的住屋裏去了。  
丁。

這樹下，祇有我還在幻想着。

我幻想着，長久地幻想着；我在風聲中向古樹發出了一些傾訴。我無言地傾訴着我的胸懷，我聽見古樹在說着我懂得的酬答。——當晚風急掃過去時，留下的，全是古樹說給我聽的許多話語。我偎依着古樹，如同一個柔順的孩子。祇有在母親懷裏，我才會感覺像現在這麼舒貼。

我不想往前行走。古樹已經留住了我的腳步。我將偎依着這株古樹，如同偎依着我最好的朋友。我將陪伴着這株古樹，陪伴着這曠野中的蒼翠的英雄。

此刻，沒有大吠，正好讓我自由地大聲地歌唱；我將唱出我的愛與憎，憤怒與歡喜；我要讓晚風急掃過黑夜的曠野時，曉得我有無羈的性格。

去罷，趁這黑夜，去尋找一個燈籠，一個火把，從黑夜走到天明。還依戀着這恬靜的春晚，和蒼老的古樹做什麼呢？

風啊，我要遠行。帶我去罷，我恨這兒寂寞的歲月，我真不能在這靜默下去了。

假如有一個人聽見了我的歌唱，而他也有一個遠行的憧憬，那麼，我們便一同趁這黑夜走罷。走到我們做夢都會繫念的天地，有力地唱着我們的青春和希望。……

三十一年五月。

## 金子

金子，漾着滾熱的淚水唱罷，你歡喜的阿里朗山嶺，我也是歡喜的。然而，你却假在我的懷裏，講你爸爸的故事。

你說你爸爸爲了奴隸們的解放，沒一天不在過着頂苦的日子。你說你爸爸在中國曾有舖兩張報紙，睡在清冷的月光裏的故事。你的一些訴說，訴說中的每個朝鮮亡命者的面影，在我眼前出現着；而最後，你是怎樣也止不住熱淚的流溢了。

三十二年了呵，何等漫長的日子！數不清奴隸們被奪的自由，數不清被損害的，被當做一錢不值的生命；也數不清壓迫，侮辱，桎梏，和無溫的秋冬；囚禁，牢獄，死亡，和無盡的歲月的磨折；是漫長漫長的日子呵，可憐

的，可憐的朝鮮孩子……

你要做一個復仇的女神麼？這你是能夠做的。因為在迫害中已經生長了復仇的種子。你不是說你要做矯健的鷹或者勇猛的獅子。假着我，聽我講一個「髮的故事。」

三十二年了，整整三十二年了，像你爸爸一樣的亡命者，是在受着怎樣的鞭撻啊！那是怎樣的在饑饉，刑罰，和日本御用的狗們的尾隨中，受着不是一個人該受的苦痛呢？然而，就是這樣，他們寫下了亡命的詩篇。

金子，唱罷，漾着滾熱的淚水唱罷，朝鮮戰地工作隊老同志，不會講你感情的。

二十九年十一月

## 電

電是美麗的。當電閃映過大地的時候，我總會看見一道藍森森的光照亮了大地。電給與我一種鼓舞，一種希望，電要我去追求光。

在暗夜之中，在白燭熄滅的窗前，或者，在漆黑的森林裏面，假如突然盪過一條電閃，那該會覺得多麼光耀，多麼美麗，多麼像是在迸發着無數希望的火花？而心上不也有了熱情的燃燒？

電是美麗的，我有一個美麗的電的回憶。

記憶不死，記憶長生，記憶還這樣鮮活呢。

那不也是一個扯閃的暗夜麼？

本來，我們是坐在沙灘上面，聽着江濤的嗚咽，數着天上的星子；你說你愛星光，你是那樣大量的給我星一般的愛撫。江風拂過，江面便給吹得打鏟了，你頑皮地形容江是一個頂老的老婆子。

星在微語。……我則低低地說完一個「秋夜」的故事。你紅着臉說，你不是我的奈姬霞，你兀自搓着溫柔的沙粒。

假如這時有一隻破船，一陣風雨，我們會去到船上擁抱得緊緊的，暖熱我們的身體。

正幻想着，天就變了。天上有黑雲起伏。黑雲涵湧地堆了上來，風也變得那麼兇猛了。就在黑雲的堆積中，一條電光亮過了。天扯閃了呢。

電扯得更其頻繁了。你偎在我懷裏，說着一個電的故事。

我要你做我的佩珠，我止不住熱情的戰慄。

在暗夜，電照亮着我們走路。這是一條共同的路，理想的路……

如今，電依然扯着閃，電仍然是光耀的。然而你却再也不會回來了。我怎樣地說出我的愛傷，你的離棄？

看，電又閃過了。電照亮了我的眼睛。電給與我一種希望，電要我去追求光。……

●見巴金著「電」。佩珠是電裏面的女主人公，一個妃格念爾型的女性；我真的當着她說過她是我的佩珠，我不知怎麼那樣生氣。

## 雷

假如我在無人的曠野，我將作出呼喊，我不怕闖着陌生的人笑我是失去理性的瘋子。我沒有瘋，我還是如此清醒；我怕這悶，這會把我活活悶死。

我盼望着一個響亮的霹靂，擊走這一屋子的沉悶。

爲甚麼我不能發散我的熱情，和我的青春的活力？屋外，不是有無邊的藍天，和無際的土地麼？

我要是去到無人的曠野，我會發出吼叫，如同出穴的獅子。

屋外起風了。天是黑壓壓的。要扯閃了吧？天亮了一下呢。當藍森森轉瞬電亮過紙窗以後，接着便是一個響雷劈下來了。

屋外滾着漸小，漸亂，漸遠的雷聲。

天扯着閃，雷暴怒地擊着地面，那是我在孤獨中渴望着的一個響雷！

雷在響着，雷作着有力的搏擊。該不會把屋瓦擊碎吧？雷在滿山滿谷地滾着呢。

我在隆隆的雷聲中作出回憶，那回憶是非常醉人的。

記得那是一個春天，有你，有我，還有她們；有那樣一些好心的朋友，在春雷的震動中紅着臉爭論。在漢口一家報館的三層樓上，我們圍着一張方桌，懷着一腔年青的心，說着一個美麗的理想。心與心連在一起，我們聽得出心的跳動。暴雨止不住我們的話語，春雷掩不住我們的聲音，我們大聲地說話，就是那寬敞的樓房也關不住我們的熱情。

我們沒有喝酒。然而我們卻浸在沉醉裏面。我們興奮地紅了臉，然而我們的唇齒却未沾過酒杯。我們愛這樣的沉醉。像這樣，我們不止醉過一次。

那時，你是孩子，我是孩子，她們也是孩子；我們有純白的心，單純的信仰。我們將一個崇高的名字做了我們後來一個小團體的名字。

我在隆隆的雷聲中作出回憶，我要寫一個雷的故事。

## 雨

窗外正落着看來是很寂寞的雨，我面着窗子，作出一些寂寞的想望。

雨祇落了一天，市街上就變得這樣寂寞了。我望着織不完的雨絲的網，便越發覺得寂寞沒有邊際。我坐在窗前，作出了想望，想望是寂寞而又遙遠的。

不想望了罷。

（我真有些想望呢。）

想望着那已經逝去的日子，我有了過往的記憶。

那時，我年少，你也還是孩子；我們用着血和淚，織着光與熱的故事。記得那也是落雨的日子，是在濛濛的雨夜之中，他向我噴出了火一般的

語句。

是說了怎樣熱燒着的話呀。那就是我一直蘊藏在心裏，但又時刻都會如同火花似的迸發出來的話語。

（我彷彿已經看見了一個年青的團體，像我們在書中看見的那個團體一樣，有着三渥子的年青人，那真是一個友愛的圈子。）

雨在落着，我在雨夜中走着該走的道路。

雨落在我們頭上，髮間，雨水沿着火熱的面頰流下來，我們砥着雨水的鹹味；這是春雨之夜，應當有藝人的寒冷，然而，我們却覺不出一點兒涼意。望着遙遠拉長的路燈，我們睜大了欣悅的眼睛。

（熱情真是可以燃燒的。）

我們在雨中走着，走過了一條很長的馬路。

如今，叫我怎麼不懷念那春雨之夜，那灌溉了我心田的春雨，那在黑夜

中燃燒的熱情和希望？

春雨呵，你灌溉了多少年青的心，而又讓它們如同草芽似的繁榮，滋長  
呀。

大地呵，你做了草芽的搖床，你也是我們的母親呢。

雨還在窗外落着。

我們的如同春天般美麗的理想該到了開花的時候了罷。

（我在嚮望一個開花的春天，春天就會擁抱着大地和它的幼小的孩子的  
。）

我在嚴寒的冬天裏，作着對溫暖的春天的想望。

三十年十一月午夜。

## 瓜園

在故鄉，這是煮南瓜飯吃的時候了。黃亮的南瓜花，想是燦爛地開滿了我們家的南瓜園子；瓜園裏面，應當有蟬在叫着，那個養紡織娘的竹籠也該掛在我們家的簷下了。蜻蜓，一定在繞着瓜園飛舞；飛倦了，也一定是歇在爺爺編的瓜架上。蚱蜢，是不是還在瓜園裏跳躍，是不是還會有一兩個孩子去追捕它呢？當蝙蝠在黃昏中迴旋的時候，有誰唱：「鹽鼠佬，儉鹽來」沒有？夜晚，在繁星下，有孩子約着去尋找躲在瓜園裏的蟲蟲麼？

夏夜，故鄉的瓜園是美麗的。

我真：歡我們家的南瓜園子。

瓜園，燦爛的，豐實的瓜園，使我記起了童年，爺爺和母親。

祇要爺爺健在，瓜園便不會荒蕪；想青，爺爺在夏日陽光下飄着一撮銀鬚，收拾滿園的瓜藤，我就虔默地要在心下祝語了。

我懷想我們家的南瓜園子。我想着爺爺，母親，和一些兒時的伴侶。我想在我們家的園子裏，學蜻蜓飛，學螞蚱叫，學金龜的蟬鳴，學蚱蜢的跳躍，或者，在黃昏時呼喚蟋蟀，在繁星下聽媽講故事。

此刻，星正當空，是異地的夏夜；在夏夜裏，我願盤曲的青藤，長繫着爺爺編的瓜架；願我們家的瓜園，開滿着黃亮的爪花。

三十一年夏月

## 祖母

小時候，我喜歡一個人溜到鐵路上去看火車，因為我們家就住在車站附近，一眨眼便可以跑到鐵路上去，所以我一天總要去溜好幾趟。

我愛在鐵路上躍，也是我羨慕那成列的火車飛馳。我記得我希望過我能坐上火車，我希望火車載我到處旅行，那怕是載我到一個荒寒的地方，我也高興的。

在鐵軌上面練腳力，我做過；在鐵軌上放一個銅板，讓車輪壓得又癢又大，我做過；在黑夜裏學火車叫，我也做過；然而，家裏的人，尤其是祖母，最討厭我一個人溜到鐵路上去，她就心我頑皮到給火車輾死。祖母罵我野，揪我的耳朵，但最後却想法子使我留在家裏。用糖果，用故事，用一片愛

繫住我的腳和我的心。

從小，祖母便像這樣疼我。

可是，我並不聽話；我仍要溜到鐵路上去看火車飛馳……

祖母爲了不許我一個人去看火車，答應我那年回鄉收租的時候，也帶我去，這樣，我便有機會坐一趟火車了。

我期望着還鄉的日子到來，我每夜都做著甜蜜的還鄉夢。祖母對我說，說我在夢裏都吐岡漆叉地學火車叫。……

還鄉的日子終於到來了。

是一個初秋的絕早，祖母攙着我去趕搭第一班火車。

當我們買好票走到月台上時，火車剛剛停下來，祖母以爲時間還早，一定應在月台上買點吃的東西。用着每一個老人都曾有的囉嗦購買食物，時間上的耽擱當然特別長久，驀地，我聽見汽笛叫了。我急急地攙着祖母就走。

然而，一點充飢的食物現在却成了一種累贅的負擔，當祖母拐着小腳，由我攙着走近火車時，恰好有一個好心的旅客把我抱上了車，接着，火車開動了。火車的回力把祖母震倒在地下。

我看見祖母從月台上爬起來，追着火車；火車漸漸地開快了，她老人家簡直追不上；頓時，祖母的臉色變成灰白，眼睛裏泛滿了眼淚。祖母哭着，叫着，招着手。……

先是祖母一個人的聲音，跟着，火車上的乘客都叫起來了。

火車終於在哭叫中停下來。祖母被好心的乘客扶上來了。我倒在祖母懷裏。祖母摸着我的腦袋。……

兒時，對於火車的愛，竟是那樣熱熾，愛看火車，愛學火車叫，愛在鐵軌上練腳力，這些都表示了我愛做一個野孩子，當我坐在火車的車箱裏以後，我了解自己是有一顆多麼無羈的心了。

現在，我已不復像溜到鐵路上去看火車時那樣年幼。

然而，我還是很年幼的。

少時，祖母疼我，仍還像在幼時疼我一樣。甚至，在夏日繁星下，替我用大蒲扇搗蚊子，爲我講些引人入勝的故事。

故事是陳舊的，然而，我却迷在那些故事裏面，有時着急于一個人的不能迅速團圓，傻拉着祖母說出那個團圓的結局；祖母一面說下去，一面揮着蒲扇，我在蒲扇的揮搗下睡熟了，我睡熟時，老祖母腳也該被蚊子叮紅了吧。

她愛我，像愛她的兒子，她老說我像父親。

冬天，她總是在我臨睡以前就把被子烘熱了的；等我上床以後，她還要  
把烘籠放在我的腳上，等我的腳烘熱了，她才自己提着烘籠去睡，就是我媽

媽，也不像她這樣愛我。

我要把這些瑣事記下來，把這些崇高的情操寫在紙上。

離家五年，我時刻都要想起我的祖母。離家時她的頭髮就已蒼灰了，現在當已完全斑白；而皺紋也一定像蠅蟻網一樣牽滿了她的臉；我不曉得她是不是常常還要吸一兩口香烟，也不曉得每個夜深是不是常常還要咳嗽，我湧起了對於祖母的懷念，在夜深以後，在風燭之前……

一個中秋的夜晚。從烽火中遞來的一封家書裏，媽媽告訴我祖母已經病逝。

一連幾天，我都像失了魂一樣地坐在桌子上，我沒有哭，我流不出一點眼淚。我失去了祖母，我曉得我失去了多少愛；我愛我的祖母，我覺得她在我心上仍還活着，我記得起她抽烟，走路，和咳嗽時的神情；在心上，我要

這拍一張祖母的遺像。

三十二年八月

## 雪

在故鄉，在養育我的蕭家院子，是應當有雪花飄飛着了。

在遼遠的異地，我遠懷着故鄉的天空。

那兒，天在落雪，雪掩蓋了已吞荒蕪的土地。雞被緊關着，不讓啼叫；狗被鐵鍊鎖着，不讓亂吠；豬躲在豬圈裏，不安的哼着，絕望地啃着豬圈的木欄；而人們，大概也是不許把自己的拳頭稍微捏緊一些的。在故鄉，怕祇有雪在落着。

雪白的弟兄們的心呵，是被怎樣的可怕的刀在絞刮着呢？

撕裂了心的風呀，也是吹得那樣緊呵。

天在落雪……

三十二年八月

一 雪 飄 落 在 故 鄉

嚴寒封鎖了蕭家院子。

故鄉淹沒在雪海裏面了。

而故鄉的弟兄，大概都是情願淹死在雪海之中的罷。

像雪一樣純白的活着，

也要像雪一樣純白的死去呀。

雖然，都在被侮辱着，被損害着，被拉在槍刺的寒光下，被逼得不敢有一絲兒哮喘，然而，那心，却是雪一樣純白的。

天在落雪……

雪掩蓋了蕭家院子。

豬圈被掩蓋了，瓜架被掩蓋了，短籬，竹院，土堆和房屋，都被掩蓋在雪的海裏，雪掩蓋了整個大地。

多麼潔白的落雪的日子……

要在往日，在自家門前，便會有不怕紅凍的孩子，捏着團團的雪球，拋着，笑鬧着，打着雪仗；現在想是不許的了；而捧着雪，堆着矮胖的羅漢臺兒，那怕也是不許的了。沒有歡樂。祇有受苦。

——祇有不斷的受苦。

忍耐着，忍耐着不是人該忍的苦痛。

不是已經忍了四年，不是已經被壓抑得不讓吐氣了四年麼？

然而，在故鄉，就是不讓人自由的活着！

是多麼平靜的雪的海，多麼憂鬱的雪的故鄉呵。

雪野上沒有行人。我們的弟兄都到哪兒去了呢？

天在落雪……

雪在土地上輕輕的嘆息。

雪掩蓋了故鄉，

挑蓋了養育過多少兒女的蕭家院子。

想着，應當從窒悶的心胸裏叫出來，發出一個大的呼喊，就是柔順的人，也該舉起一面叛旗，在落雪的日子，給敵人一個奇襲。

於是，我急盼着異地起一陣冬風，吹來故鄉的春的消息……

## 地之子

我們是地之子，我們生活在大地上面。大地如同一個母親樣養育了我們，我們在大地的愛護中，過着和諧而又幸福的日子。我們的祖先是這樣在大地上活着，我們也是這樣在大地上活着，一代代的人都是這樣地活在大地上面。我們是地之子。

每天，我們呼吸着土香，呼吸着從大地上發出的馥郁的氣息。我們親愛的同土地活在一起。大地生產着高粱，生產着豆麥，從大地上，我們得到豐收。我們，我們充滿了生命的歡喜；我們說不出，我們是怎樣地愛着這片種下了糧食的，富饒的大地。我們看見高粱在大地上開花，蕎麥在大地上開花，豌豆在大地上開花，我們看見的是豐實的開花的大地。要是春天，春風拂

過大地，濃濃的土香便會從大地上一陣陣地飄起，我們既在土香中工作着，我們也在土香中感到沉醉。我們眼前是大地的海：我們浴在海中，如同被摟在母親的懷裏。

大地上面有着那麼蒼鬱的樹，那麼青的草，藍天上面有着那麼白的雲頭，那麼溫暖的太陽；大地如同一個很大的搖籃，我們是舒適地躺在這搖籃裏面。

日子如同河水一樣平靜的流着。麥子收割了，高高的堆在打麥場上；高粱火樣紅了，在風中飄着一匹匹肥碩的葉子，一串串珍珠樣的穗粒；豌豆開花了，早晚便會滾在我們口裏；大地是豐實的，我們用汗水灑濕大地；我們在大地上生活着，我們在大地上工作；我們是地之子，大地是我們的母親。

然而，如今，鬼子却要來攪亂我們平靜的生活，踐踏如同一個母親一樣養育了我們的大地了。大地要是遭受了強暴的蹂躪，便會在蹂躪中荒蕪，而屬

於我們的，那長遠的黃金般輝煌的日子，也就要因而消逝了。

我們是地之子。沒有地，我們便不能生。我們想像平和的往昔一樣活下去，是祇有死死的守住大地這一條路了。

我們是地之子。我們要死死地守住大地。我們要守着我們的高粱，豌豆，和蕎麥；我們要永遠嗅着叫我們沉醉的土香，我們要這樣地活在大地上，我們是地之子。

我們是地之子，我們要永遠依依地廝守着大地。我們活在這裏，我們也將死在這裏。大地將是我們靈魂的住家，因而我們不怕鬼子的暴力。

一九三八年，五月，於漢口。

## 海之歌

海在歌嘯，海風充滿了鹹味。海浪涵湧着，浪頭剛跑到沙灘上來，又滾回到海裏去；海吐着泡沫，雪白的泡沫；海拋擲着波浪，跳濺的波浪；海浪戲打着，海浪在躍進，在追逐；就像一些孩子在雪地裏，在積雪上面打着雪仗；又像一些孩子在松林裏面，在松濤之中，拋着團團的松球；海是多麼像個孩子！

海袒露着胸脯，接受陽光的摸撫；海在陽光下作出呼吸。這會兒，海顯得多麼安適！海在陽光下仰臥着，像一個甜睡中的嬰兒。

海呼吸着，起伏着綢緞似的胸脯。

海發出歌唱，浪潮的歌是海的歌。

海浪會跳躍起來的，那會如同巨人的手臂；海浪會直立起來的，那會如同野獸的腳爪；海碰着島嶼，海撞着礁石，海發出一些喘息。海衝擊着，海以涵湧的姿態走着無邊的海程。海有時充分地顯露出粗暴的性格，但有時卻睡夢似的起伏着胸脯，漾着燦爛的笑渦。

看見海，我便做着海的夢。

看見海，我便唱着我對於海的愛情與渴望。

而海也發出歌嘯，浪潮的歌是海的歌。

海的嘯聲使我驚異。海在我眼前躍進，海向我做出奮迅的姿態。

海上，有海鷗鼓撲着翅膀斜插下來，又鼓撲着翅膀從海上騰了上去。

怎麼，海燕也在雪白的海浪上面飛起來了，海燕真叫我嚮往。我聽了海燕的歌，我說不出內心的興奮；假如我也能跟她一塊兒飛，我也會發出那樣地歌嘯。

海又在歌嘯了。

浪潮的歌是海的歌。

海在唱着：

「我不可抗拒，也不可侮辱，更不可征服。」

海頑強的發出歌嘯，海的歌是我們的歌。

而這時正有太陽照着，海驕傲地漾着千萬個燦爛的笑渦。

三十一年二月

## 鬧鬼的屋子

這地方，不到天黑，行人便完全絕跡了。但在接近江岸的一兩棵皂角樹的枝枒裏，却還可以看見一隻貓頭鷹，亮着綠色的瞳孔，守候着從牠眼前飛過的幼小的蟲們。不時，貓頭鷹發出幾聲使人戰慄的怪叫，一聲聲地，叫得異常淒厲。天黑了下來，原上的草不知給誰點燃了，乾草在燃燒中猛烈地叫着，火光紅紅地映了半個天空。一把野火，祇一會兒就延燒成一片了。

從貓頭鷹的綠色的瞳孔裏，從熊熊的火光中，便可以看出一個惡兆：也許在野狗狂吠的深夜，強盜們會帶着武器來襲擊這地方附近的一座孤另另的村莊，那一把野火，或者就是強盜們來襲前的一個信號。

這地方，本來是有一片綠油油的桑林的，新近完全砍光了；一棵棵的桑

樹，都砍得光禿禿的，露着幾根枝桠；枝桠一根根的伸長着，在黑夜剛來的時候，那些枝桠都顯出了嚇人的樣兒。

桑林砍過以後，站在原上也可以看見大江了；而走過一段斜坡，便到了繚夫岡每天都要匍匐而過的江灘。江水嘩嘩地流着，有江流的一方江面，江水漩着，漩成一個個的圈子；漩得愈深，聲音也愈響；嘩嘩的江流的聲音，一直會傳到桑林裏。因為這地方空曠得沒有人烟，連江流的聲音都顯得叫人害怕。

夜全黑了。挨近江岸的一棵皂角樹的枝桠上，正蹲踞着一支貓頭鷹，綠色的瞳孔，正射出一種可怖的光芒；而新砍過的一片桑林，又伸張着一根根的奇怪的枝桠，便格外顯得恐懼。沒有月亮，也沒有星子，沒有一支渡船從江上划過，江上看不到一點漁火；祇有風在颳着；風呼嘯的吹過江面。江水流着，江水嘩嘩地發出大聲；這是夜，死一般寂靜的夜。

你看，在夜色中，在前面一匹小山上，有什麼東西亮了一下……

是誰劃燃了一根火柴？是誰遠遠地搖幌着一盞燈盞？還是誰在夜裏點亮了一炷神香？

那點光，祇亮了一下就熄滅了。

那是燐火，一定是燐火。

當燐火閃亮的時候，你走過這片新砍過的桑林，爬上那段崎嶇的斜坡，去望望那座小山，同時也望望那孤獨地建築在這小山上的屋子吧。

傳說小山上那幢屋子夜夜鬧鬼，但從來也沒有人到屋子裏去探望過。人們，僅祇在斜坡下，或在渡船中，凝視着那匹小山，指說着那古老的屋子，想像着那幢屋子裏的那個女鬼的樣兒。……

想像着，夜夜都有一個女鬼，披散頭髮，從小山上那幢屋子裏的玻璃窗中，看窗外的桑林，大江，皂角樹，和皂角樹枝桠上的貓頭鷹；看野火燃燒，

看屋簷下幾朵行將枯萎的蒼黃和慘白的小花，她會有什麼感覺呢？

她是誰？她有着怎樣的面貌？（說故事的人從去加以渲染。）

祇說她在這小山上的屋子裏，同時扼斃了她親生的三個兒子。三個兒子都在同樣的慘叫中死去。

（聽故事的人每每追問：她為什麼要殺害這三條無辜的生命。）

——呵，恨，她恨，她恨得發瘋，在瘋狂中她扼斃了她親生的兒子，她親手撫養長大的寶貝。這是何等殘忍的殺害？

傳說她殺死她的兒子，是因為等丈夫等了幾十年，至少有二十年罷，出去去的丈夫終於沒有回來，她守了幾十年活寡。她把兒子扼斃了，她又吊死了自己。

死埋葬了媽媽和孩子。死也拯救了他們。

媽媽不是凶手，爸爸也不是凶手。凶手是誰？

惟江流在大聲地作着回答。……

——聽故事的人沉思起來了。每一說到這裏，人們便淪入了哀慟的沉思

然而，夜又黑了。

當夜色罩着大地的時候，開在小山上的幾朵蒼黃和慘白的小花，一朵也看不見；但是小山上那幢鬧花的屋子，却冷冷地，大理石一般的靜在那裏。這小屋，是一個苦痛的靈魂的家。她在這家裏作着永久的憩息。

夜深了。願有一點星光照着，這至少可以給她一點溫暖。

每夜，在江上，在桑林裏，甚至在山中，是總會有幾個陌生的人，向着那屋子作着懷想的。……

## 江之歌

嘩，

嘩——

嘩，諾，嘩，嘩……

船躍過了江流滔滔的江面。船逆着江流，前進着，船向江水作出有力的

搏擊。船又躍過一段江程了。江却掀起一股駭異的怒濤。

船夫光着銅色的背脊，擺着健壯的臂，繚夫嗟嗟地打着號子；船夫露着多毛的手，迎着熾眼的陽光；繚夫彎彎着多毛的腿肚；繚夫挨近沙灘，一步步地爬了過去；爬過一片沙灘，又爬過一堵巉巖，僵死地叫出了負荷的沉重，緩緩地吐出胸間的氣力。嘩，嘩……聲音高起來了，無數的聲音

盡成了一個雄壯的合唱。江在唱着，江是要壯壯他們的氣懷呢。

樺夫揸着纜繩爬過去了，一個個地，匍匐着，而且打着號子。

禁不住要去想像原始的人類如何同自然搏鬥麼？

原始人，想都是饒勇而且懷悍的。

嘩，嘩嘩嘩~~~~~

江上響起了一片原始的音樂。

怒濤起伏着，洶湧着，船涉過了澎湃的江面。江是寬闊的，江水漩着，畫過一個圈又畫過一個圈；江水發出了頑強的笑聲。江笑得那樣可怕，江水憤怒地發出長嚎。一股股的怒濤直立起來了，倒下去了，駭異的怒濤做着駭異的姿勢。那邊，不有一個險惡的灘頭麼？船一定要經過這險惡的灘，船逃避着沒有灘的江面。有灘的一方江面，急流漩轉着，嘩嘩地發出大聲；急流漩出大大小小的渦兒，急流翻滾着，打着漩渦滾開去；渦流是狡猾的，然而

船却要從狡猾得要命的渦流裏涉過去；這個灘，也不知吞沒過多少船隻；但，還有多少暗礁，比灘更要險惡呢。但這，船夫却熟悉的。這條大江，行走果真不容易。

江憤怒了罷？

江直立起來了。

江水漩着，江水發出嘯聲。……

江在笑呢。

江水猙獰地笑着，江水發出瘋狂的笑語。……

江面是沒有靜止的時候的。

江水唱着，江水發出狂歌。江，瘋了樣的，在巨風中歌唱，在陽光中歌唱，江是如此無羈。

儘管大江是如此洶湧，然而，生活在江上的人們却愛着江的歌唱。

船過急灣和險灘，生活在江上的人們在江上打着號子。長長地，低沉地，拖起一片原始的歌唱：

嗟，

嗟

嗟，嗟嗟……

嗟嗟地吐着原始的力，嗟嗟地作出雄壯的合唱。

嗟……

迎在壯着他們的氣懷呢。

三十年九月，在重慶。

## 傷者

我在街上走着。

濃重的硫磺味衝着我的鼻子。

城在燃燒。到處都是杜鵑花一樣的火燄，雞冠花一樣的火燄，我怕看那樣紅慘慘的火燄。

然而，我在街上走着，我見到的却祇有這樣的火燄。

我蹣跚地走着，一輛車蹣跚地從我身邊擦過去了。

——我看見了這樣一個傷者：

在轟炸中，他受了重傷，但他還是如此安靜：他纏着血污的紗布，掛着燒紅的肉，應該是充滿了痛楚，然而，他却啞默地坐在車墊上面，慢吞吞地

攔着廟子。臉沒有表情，就連一個無聲的叫喊的表情，他也是沒有的。

我蹲在車子後面，跟了許久許久；我祇想多看「下他是以怎樣的姿態在攔着廟子。很快地，我得到了一個解釋。

然而，對這現象的解釋，我是沒法兒運用文字的。

我缺少火一般的句子。……

## 野狗

我在火場裏走着。

一條野狗，依依地尾隨在我後面。

我在火場裏繞着圈子，野狗也在火場裏繞着圈子，我在作着野祭，野狗，彷彿也在作着野祭。

野狗用腳爪在灰爐裏抓着，用尾巴掃着暗紅的瓦礫，用鼻子在瓦礫中嗅着，用眼睛作出凝視。它凝視着火場，用血紅的舌頭舐着地殼；它彷彿要吐出一點記憶，——一點對於土地的記憶，野狗是有着人的虔誠與靈魂的。

忽然，它在還有些溫熱的灰爐裏坐下來了。它瘋了樣的在灰爐裏抓着。

它從灰爐裏抓出來的是一片憎恨的火種。

我在野物寮上揮灑着。  
我在火場裏燒着燭。

## 後記

「懷土集」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的一個選輯。雖然寫作時間先後已有六年，然而選輯成書，還是這麼單薄。我赧然地向讀者作出呈獻，我感到慚愧，但我也知道今後應當如何努力。

人前雖然自己覺得這是從六年所寫的東西中挑選出來的一本，然而，這一本，仍是如此竊陋！在「金的故事」和「向天野」兩本小書裏找得出的缺憾，這一本一點都不缺少。那時，我就說過我是多麼羞於把這些不像樣的東西拿出來付印，（我曉得我是夠多麼厚顏！）現在，我仍要重複同樣的話。因為這一本書裏面的東西幾乎沒有一篇是令人滿意的。不過，這才是我學習的開始，既是習作，難免不好，希望師長們給我指示。

在這集子裏，我抒發個人的愛憎，與個人對於鄉土的懷念；也抒發個人的激情與個人對於友愛的感奮；更企望的是，說出我們對好的生活的嚮往，對自由解放的日子的渴求；同時還企望說出是有些人意識到但却無語的情緒。六年來我作着這些苦吟和小唱，我亮着我的粗糲而癢腳的喉嚨，我不怕羞者的煩厭，到現在我還止不住我的嘮叨；我真不知讀者會不會給我以寬諒解。

「野人懷土，小草戀山，」近來我的心情與這兩句話偶有相似之處，我曾用懷土集做了這本書的名子，我願做野人，願做小草，願這野草似的篇章爲我給朋友們的一份獻禮。

一 文 十三年九月在重慶

版權所有  
不准翻印

渝版文學叢書之六

懷土集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 渝一版

著者 一

編輯者 文季社

發行人 吳文林

發行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

重慶民國路二十一號  
成都陝西街一三八號  
桂林中北路西一里六號

定價國幣拾伍元整

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本證安圖字第1239號

17  
1000000



15.00